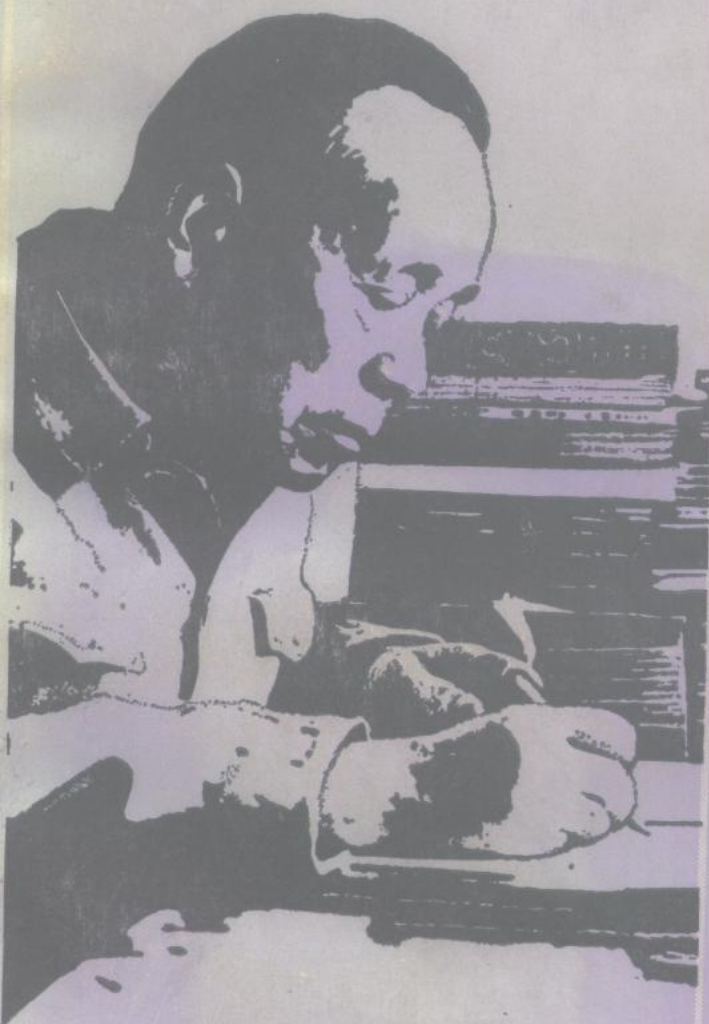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



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

张大明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85,000 开本 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$\frac{5}{8}$ 插页 8

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200

书号 10019·3665

定价 1.75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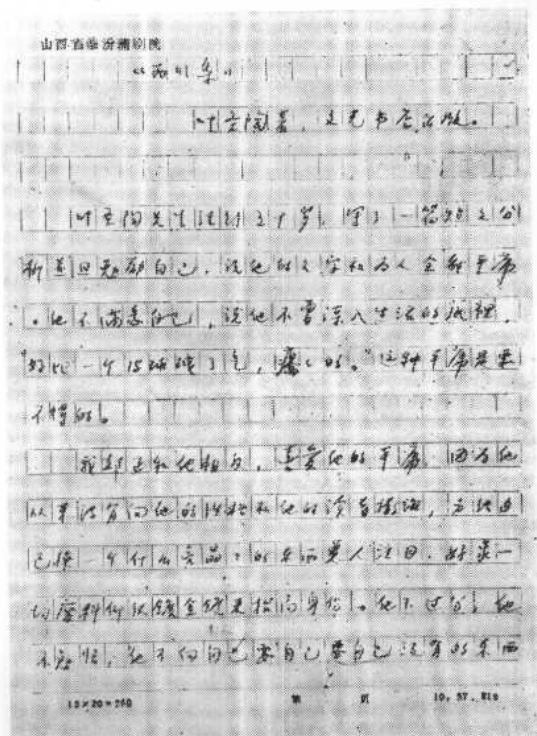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像

(1982年)



工作照 (1984年)

吴和平摄



手迹

序

这部《选集》收了一个中篇小说，即《一个兵和他的老婆》，写的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事，用意是反封建的，说明“五四”思潮对我的影响。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读书，朱自清老师看过《一个兵和他的老婆》，他似乎欣赏我在口语上的游戏。这里还收了一些短篇小说，有的朱老师看过，有的没有看过，有的沉闷，有的轻快。

我认识王统照先生远在我进清华大学之前，当时我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读书。我头一次学着写戏，寄给他，请他提意见。有一天黄昏，他忽然来到我住的解梁会馆，对我的戏又是批评，又是鼓励，我这个小学生的该是多么感动啊！后来我进了附中，他有一个时期担任《晨报》的《文学旬刊》的编辑，我就拿写的一些业余之作投稿，全蒙他采用了。后来在抗战期间，他隐居上海，又去了青岛，我一直以一个未入门的学生想念着王先生。

《意大利游简》^①是我从国外寄给我未婚妻的书信，回国后，她把这些书信又给了我，我就交给开明书店出版。《希伯先生》^②

① 《意大利游简》：1936年4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。本书从中选收五篇，即散文部分的第一篇至第五篇。

② 《希伯先生》：1939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本书从中选收六篇，即散文部分的第六篇至第十一篇。——以上作者注

写在抗战胜利之前,《切梦刀》^① 写在抗战胜利之后。这时巴金已经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,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,就全给了他。

评论大都选自巴金主编的丛书《咀华集》。第一集^② 是我在北京写的。第二集^③ 是我在上海写的,除掉《朱大相的诗》一篇,那是写在1931年。最后三篇是我从《文艺复兴》杂志上抄下来的。我用的笔名全是刘西渭。最初只有巴金和沈从文知道,等到郑振铎知道以后,他气汹汹地笑着问我:“原来刘西渭就是你啊!”他应该知道在旧社会写点儿评论什么的,要多自讨苦吃啊。

剧本我一直在写。早年由于生活困难,仰仗冯玉祥、孙岳等三位父执捐赠的两千元的二十元利息过活,写的大都是独幕剧,也都是穷苦人的生活。这次选的《母亲的梦》就是其中一个。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的D. E. Pollard对我很感兴趣,承杨宪益同志将他的来信转交给我,他希望我给他翻译成英文的《青春》写篇序,我当时没有答应给他写序。他在他的《李健吾和现代中国戏剧》(Li Chien-Wu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)这篇文章里头,只提到我发表的两出独幕剧,即《母亲的梦》和《另外一群》。他对前者特别感兴趣,用了好几段文章来分析。天晓得这出独幕剧遇到的是什么样凄凉的命运。他还提到《十三年》,不过不象他对《母亲的梦》那么热情。最近我承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中国话剧教研室找到了一篇我在《京报》的《诗剧文及其他》第

① 《切梦刀》:194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本书从中选收八篇,即散文部分的第十二篇至第十九篇。

② 《咀华集》:1936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本书从中选收八篇,即文艺评论部分的第一篇至第八篇。

③ 《咀华二集》:1942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。本书从中选收六篇,即文艺评论部分的第九篇至第十四篇。——以上编者注

6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，写于1935年3月24日，发表的年月是1935年5月4日，教研室是作为“左翼戏剧运动时期资料”收集的。文章标题是《失败者言》。里面提到《这不过是春天》。他哪里知道这在北京是一出禁演的戏！我写戏确实是一个失败者。我的话剧，无论是独幕，无论是多幕，无论是创作，无论是改编，都是在寂寞之中过掉的。不过，有一个人却不愿忘掉它们，那就是巴金。他在大后方重庆还印过我的《戏剧集》。条件多么坏，纸张多么可怜，而在我又是多么可贵啊！

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大明同志收编这部《选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它印出来，我感谢出版社有这份勇气。

李健吾

1982年2月5日

目 录

序..... 1

短篇小说

终条山的传说..... 3
死的影子..... 9
私情.....20
红被.....24
陷阱.....32
最后的一个梦.....54
末一个女人.....65
坛子.....79
使命.....89
结束.....105

中篇小说

给作者.....朱自清119

一个兵和他的老婆.....121
 第一章 他说他怎样认得他的老婆.....121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章 | 他说他怎样安顿他的老婆 | 130 |
| 第三章 | 他说他怎样拜谒他的岳父 | 140 |
| 第四章 | 他说他们的头一宵的恩爱 | 152 |
| 第五章 | 他说他的老婆重入家门 | 161 |
| 第六章 | 他说他的岳父母的反目 | 168 |

散 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威尼斯 | 175 |
| 福辣辣与辣外纳 | 190 |
| 翡冷翠 | 193 |
| 罗马 | 201 |
| 拿波里 | 217 |
| 时间 | 222 |
| 匹夫 | 226 |
| 希伯先生 | 231 |
| 景女士 | 234 |
| 史某 | 238 |
| 人生 | 242 |
| 送礼 | 244 |
| 弯枝梅花和疯子 | 246 |
| 萩原大旭 | 250 |
| 《罪案》 | 255 |
| 小蓝本子 | 258 |
| 怀王统照 | 263 |
| 说一叶知秋 | 267 |
| 切梦刀 | 270 |

戏 剧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这不过是春天(三幕剧) | 275 |
| 母亲的梦(独幕话剧) | 333 |
| 贩马记(辛亥传奇剧) | 349 |
| 后记 | 438 |

文 艺 评 论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边城》 | 443 |
| 《苦果》 | 449 |
| 《九十九度中》 | 452 |
| 《城下集》 | 455 |
| 《雷雨》 | 458 |
| 答《鱼目集》作者 | 464 |
| 《画廊集》 | 474 |
| 《画梦录》 | 478 |
| 《里门拾记》 | 488 |
| 《八月的乡村》 | 495 |
| 叶紫的小说 | 510 |
| 三个中篇 | 523 |
| 《清明前后》 | 534 |
| 陆蠡的散文 | 543 |
| 《使命》跋(节录) | 550 |
| 《西川集》 | 552 |
| 《湘西》 | 554 |
| 《诗论》 | 555 |

短篇小说

终条山的传说

王屋山与龙门山绵亘于山西南部，巍然静卧，象几只贪睡的猛狮。黄河在山中滔滔而流，怒哮似的冲激着沙石——如今，仿佛疲倦了，于是缓长的叹息着，顺山势折向东去。相传：那安居水底的河伯于深夜寂悄的时候，踞坐岸石，嘘唏达旦，以泄吐久困峰间与不见阳光的积郁；他的银须轻拂地面，陷为裂罅，便喷出丈高似的水泉。同时，觅食的虎狼耸起耳朵，倒曳垂尾，逃入岩穴，屏息以观恶运降临；沉浊的浪漩象狂笑似的跳舞，一阵阵鬼旋风卷起蕴愠的黄沙，打在两岸；于是悬崖的石砾颤栗起来，有些软软的斜坠丛林，惊自己的奇游，有些却砰砰的晕坠河心。一切景象都显惨淡。据山下居民的揣测，以为黄河终安于这种穷迫的环境，因为有许多年不再能听见河伯急切而兴奋的呼声了。

河的北岸，奇峰盘结的四围中，住有安分守己，诚实不欺的百姓；耕田，经商，贮钱，睡眠是他们平日的职务；太阳，月亮是他们惟一的作息标记；关帝，岳爷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；并且，他们保持着数千年古帝遗迹的荣耀，作闲谈中嗟赏的资料。总之，平安和幸福从先祖就充满群中。至于那些伟大的山河常常在他们安眠后，随风呼号，哀自身不为俗民赏识——命运是如此呵。

从一个最高峻巅下望，隐隐可以瞭见无数坟墓似的小白堆，这是一种实物，日常食用的盐池。有时他们对内省人自傲道：

“我们不缺乏白盐。”但，现在公有的盐池归官府与外国人协办了。东北不远便是中国四大村之一的潞村——运城，一个很繁华的镇市。紧靠盐池西南，在龙门与王屋之间，一座静穆的高山，就是终条山。它的高险使乡民很少前游，除去几个结队的樵夫为生命做着游戏。

有次，一位冒险的樵夫，青年人儿，独自翻过险峻的山峰，因为他失了伙伴。从丛蔚的林中，黑夜偷偷掩覆了四山，他只好握紧板斧，蹲在深洞度宿。第二日清晨，同伴在山下相聚，察出丢失一人，于是大家向可怕的山云微微瞥去，各自怀着恐惧的悲悼，岑寂无语。灰鹰在空中盘旋，树叶槭槭若诉。远远迷模的云雾锁住的山蹊，只见那青年樵夫踉跄跑下，仿佛有什么不可见的怪物追逐身后。他们扔下柴担，象潮涌的迎上去。苍白，紧张，出汗，那位青年；乌鸦飞似的，他跃入樵夫的群中；板斧和柴筐都不知遗在什么地方，头发乱披头后，布衣条零飞舞；他喘气，摆手，狂号了一声，僵挺在地上。

“金头，银身，铁尾巴！”那青年最后象哑谜似的遗嘱。没有一个聪明的樵夫能猜破，全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奇异的恶兽。

自然，所有樵夫都弃了这种生涯，远避开这座隐秘的怪所。他们时常在饭后谈起这个故事，并默默诵读那句哑谜，于是想到那可爱的青年同伴，滴下粗大的眼泪；至于听者，依然无人更聪明，猜出老虎和野牛以外。后来樵夫们各安然从床上寻他们勇敢而年青的伙伴去了，这隐谜便同它的故事一齐埋葬在土坑里，永无人提起啦。

隔了许多年月，忽然有位游历者发现了终条山壁下的一个洞门，便传扬起来，那洞里象蕴藏着不可测议的神秘，与世相隔，两扇玉样亮的平泽的大石门，紧紧关闭，从无一人见它敞开。一

座平岩突伸在洞上，如檐椽似的屏蔽着落雨；离此不远，一条小溪潺潺低唱，经过门前，水底浅铺的沙砾象猫儿眼石的发光，一棵无年代的古松挺立溪旁，枝叶横布空际，象浮云停在山腰；半熟松子滴在绿茵中，如由母怀转就情人肩下的微笑，有些蛛网远远织在石罅，松端，仿佛瞭然于洞门的怪秘；并且，两扇门上很显明，很深刻的嵌着两个大字——“石门”。但是，没有一人见过那石门敞开，走出居主来；所以人们都以为那不过是两扇假门罢了。后来有些私心的人想搬运这两块厚石，不过他们渐渐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啦，因为就在他们动身的时候，不是忽攫重疾，便是在路上遇见些不幸的灾祸。不久，石门便被认为神怪的仙窟。

当光绪皇帝从京城避难到陕西，经过潞村的时候——这一天百姓是永不能忘记的，他们竟然能瞻仰那最尊严的圣颜啊，就在这一天的黄昏，有一个叫做张世芳的农夫，著名胆大的老实人，从城里走回住村来。他满腔都是高兴的味调，在路上摇摇摆摆，破格的唱着素不喜好的鄙曲，象一只幸福的黑肥鸭子。有时向道旁野蔓看一看。仿佛这些花草如蒲公英狗尾巴草之类都谄媚自己的光荣；有时向碧空浮云望一望，仿佛这些晚霞都映呈着绯蕪的笑颐，羡慕自己的好运。“多么和蔼白瘦的皇帝呀，多么威稜润胖的太后呀。他真是一个好人，收下自己的红枣，还下车拍着自己的左膀……”他一面沉入幻想，一面又觉得左臂轻轻飘，象要高飞远离身体的样子。他想应当饶恕老婆的过失，她不过摔碎了两个鸡蛋。什么事他都不在意，扬长从终条山下经过。

很快的，高峰的阴影将他笼在灰色的黯淡中。从谷缝吹出和平的微风，同他的新竹布大褂相嘲戏。一排排的枣树在道旁

自傲的站着，垂下生青的小果；半山腰的白杨叶象鬼似的尖啸，使四围的酸枣树只是颤摆。岩端斜悬着几只松鼠，很疲乏的彻声叹息。他的喜乐的梦噤然而逝，不自禁的哆嗦起来。一刹那间，他记起幼时听来的各样变幻无端的鬼怪，与许多可怕的故事——而关于终条山死去的樵夫和幽闭的石门这些传说，更觉得似乎就在眼旁飘动。他不敢欢唱了，眼睛只直直向前看去。

山顶上显出月亮的笑脸。

从树林中传出个清利的音调，渐渐加大，如奏乐一般。的确确，他恍惚听见有人曼声叫他的名字，联接不断，从山这边回响到山那边。“张世芳！张世芳！”他勉强静神一望，没有一个人影。小溪平稳的流响，荡映出银似的皱纹；松子偶尔滴在他的帽上，随后滚到草地；空中大雁军一队一队的飞过，一递一唱；落叶息索，象耳语生命的短促；一切现象使他感到奇异的恐惧。忽然一块小石头从眼前坠下。他向上仰望，只见一块象屋檐的大石突伸头上，遮住下射的星光。他不清楚自己怎样走到这里。

那可畏的仙窟就在身旁。

他刚要拔腿飞跑，就听见一个更急迫的呼声：“张世芳——挑去这里的灯花！”但是，依然不见人影。

那石门慢慢的敞开，恰容一人进去的隙缝。隐约在暗处摆着一张桌子，桌上一盏旧式的白铜油灯，昏昏欲眠，白菜花头的灯心浸在灯盏的油里。那清脆的呼声依旧继续：“张世芳！快来挑去灯花！”

这失去意识的农夫忽想到神灵的关帝和岳爷，脑中转动着以正克邪的念头；并且很有趣味的觉得心里跃跃欲动，可以进去一试。——“我可以赶快的挑去灯花。管它呢，死生有命。挑去灯花，试一下……”他最后决定下来。